

诗 - II

冷

夜

我

将会是朦胧的

还是精确的呢

我一直在努力
想要创造永恒，
与你。

一些时候，
例如，
在我没法找到石头打破冰面的时候
在我没法在金色的落日对面
找到银色的半个月亮的时候
你的死亡重新击回我。

亲爱的你啊，
我只会在你面前
单独哭泣，
哭的东西你不知道，
所哭的人你不认识，
可我们能抚摸着彼此的脸颊
我好庆幸你看到了我的眼泪。

《哭》

2023年的最后一首诗

诗中的你，其实是三个不同的“你”：

第一个你，是诗歌的叙述时空下的当下的一个“你”，而“我”正尝试着跨越——许久从前因死亡而搁浅的——把曾经的那个“你”永恒化的失败经验，我希望能够与当下的这个“你”创造某种永恒。

第二个你，便是曾经、许久先前的那个另一个“你”，可能是从前刻骨铭心的爱人、挚爱的亲人，可这个“你”最终死去了。

第三个你，可以是另一个第一个“你”，也可以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你”，亦可以是一个又一个读者，而诗歌渴望以赤诚的情感来唤起对于永恒的回忆和创想。





我在听树叶擦过马路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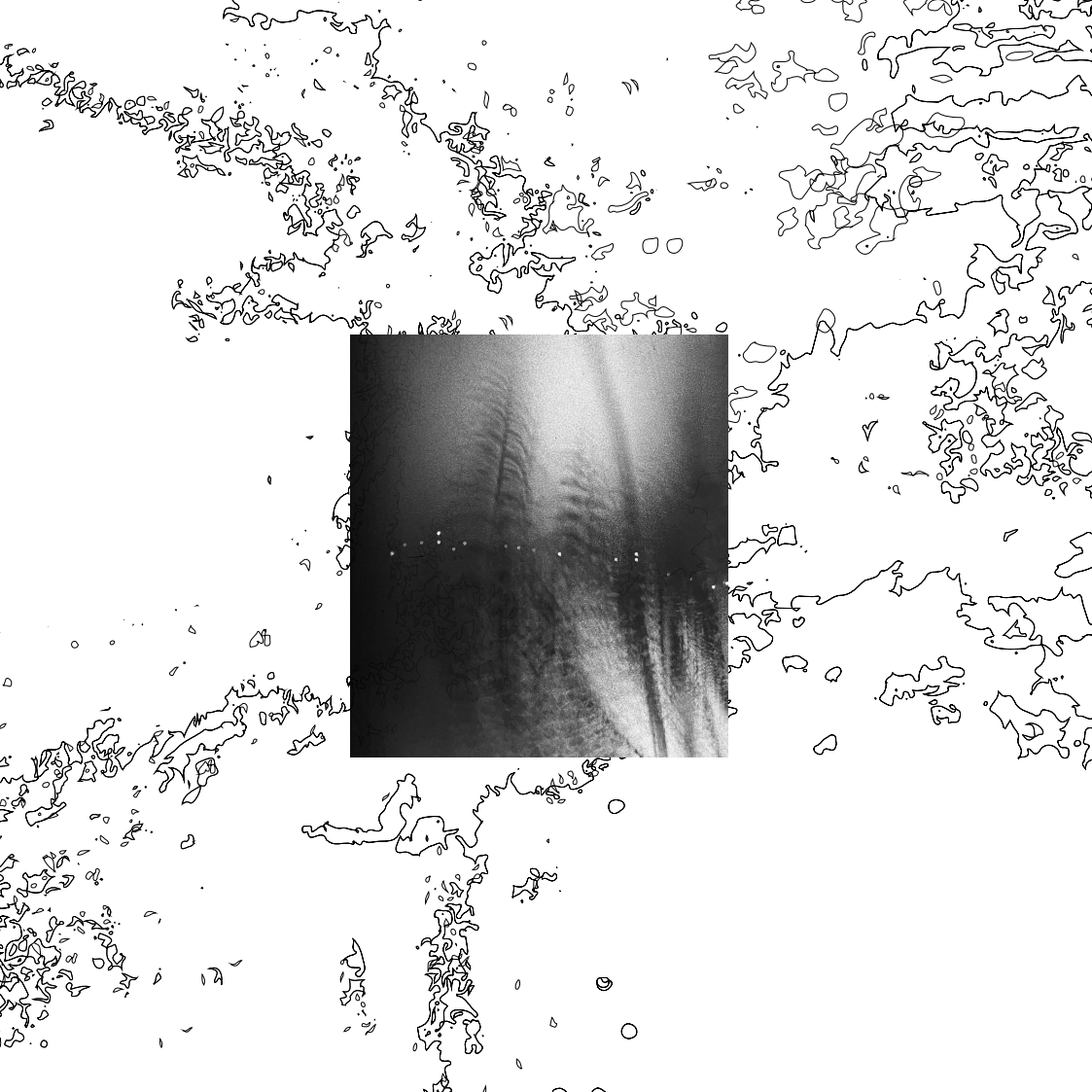
我在听不同摩擦系数车轮的声音。

我在听单车们松松紧紧高高低低的铰链的声音。

我在听一片树叶被一辆又一辆车卷跑但却又谁都
跟不上的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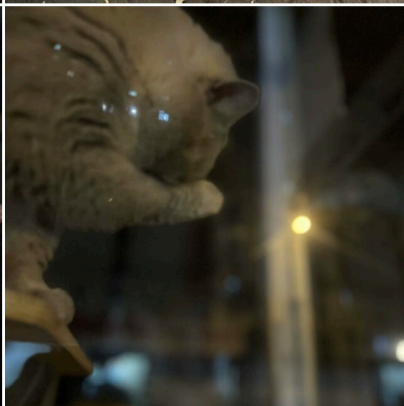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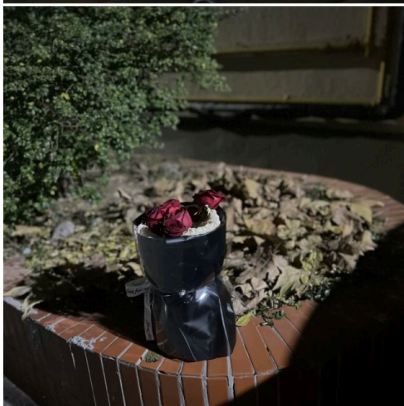
不知道它今晚最后会睡到哪颗池塘里。







往一片浓雾中走去，
水汽将为我生出一片森林，
明日这片森林就要被冰封，
而今夜每棵树将被我亲吻。



我试图给一片眼前缓缓掠地的落叶，一只手套，和门口一束还完全没有枯萎的玫瑰，串联出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里面的主角会不会很像我，这个老是会停靠、会遗忘、会把热热的东西晾在冷风里的人？

猫猫，独自被装在沿街玻璃的里头，我盯着你好久。好担心你这个夜晚会感到孤单，可你似乎很优雅，一直在梳理你的毛发。希望冬夜你能记得，街头有个人痴迷于你闪烁的眼。

我想，这个天真的人在街边见到一片飘落的树叶，便不禁驻足凝望，竟一时之间忘记了心中的种种牵挂。接着，这个痴人落下了本该可以为自己御寒的东西，在冬夜里直哆嗦。

他或许用颤抖的双手把这束鲜花送到那个门前，开始祈祷和期盼。他又或许满怀着期待到那扇门前等待某个回答，却只发现了被归还的心意。



在这斑驳的夜晚里寻找一颗石头

来砸破这面冰

却哪儿都找不到，

于是就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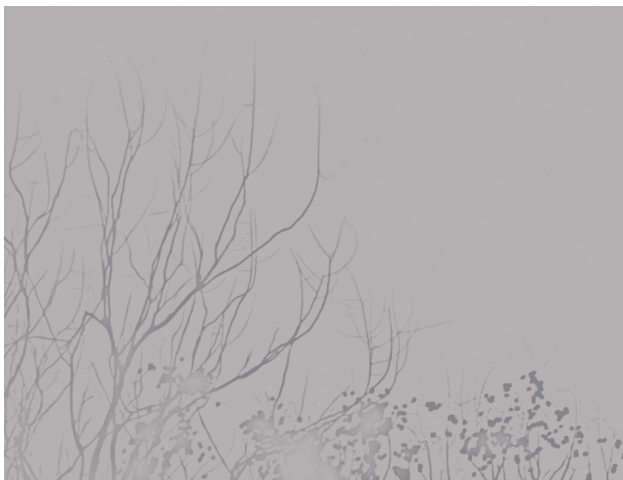
在黑暗之中呼出一口晶莹的白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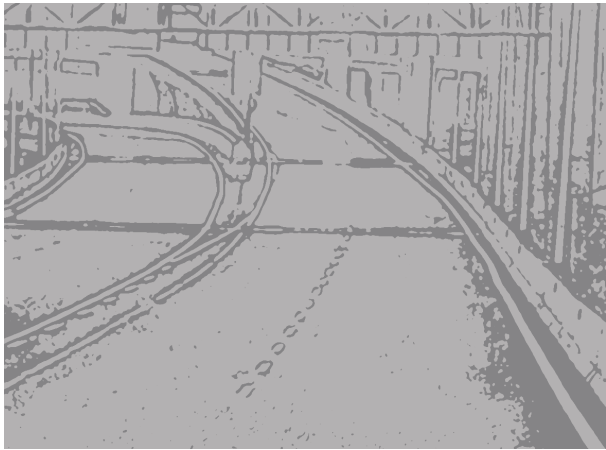
听干爽的喉腔为其远行吐歌

再一往地自由哭泣，没有理由

任风刺痛。







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城市高原，
这片现在、
只属于我了的地方，
我曾带着他们来过这里
可他们没人能留下。

从城市高原之上，
可以望见立交、
紧凑的高高的一排排灯，
还有永远流不完的一只只灯。

高原上很冷，
还有好几根距离彼此老远的树，
树干好细，树叶却吹不光。

你，他们中特别的唯一
曾与你并排坐在高原之上
看着你，
我所珍藏的面庞

你说为什么天空上没有星星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我多么希望
能有勇气说，

我好想在这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亲吻你，
舔舐你的眼，
让车灯成为我们的星星

我好想享用此刻的安静，
让夜温柔地灌满你的耳朵，
车尘由远及近
树叶轻盈摇摆

只是，
好想把诗写给你看。

主题的延续

